



李光彪

五街的乡村振兴

长在哀牢山臂膀上的五街，山脉肌肉发达，宛若一朵朵蘑菇，就连腾云驾雾的仙女走过路过，也忍不住要低头俯身看一看。

五街，是彝族聚居的地方，听起来好像是个城市。其实，它既不是某个城市的五条街道，也不是某个城市的第五条街，而是哀牢山脉伸向天边，牵手云海的一条山街。是当地山民逢农历初五之日，进行物物交换赶山街的集散地。

我们乘坐的汽车一直顺着千层肚一样波浪形山梁向上爬行，临近中午，忽然看见路边一串卖山货的摊点两三百米排开。停车驻足，白生生的萝卜，就像一堆堆柴垛，比大拇指还大的白芸豆，黄澄澄的野蜂蜜，风干的野生菌，圆头圆脑的核桃，黑黝黝的松子，明眸皎皓的时候随着一缕缕吹来的山风，扑面而来。

于是，我们乡村振兴采风团一行3辆车，10多个人开始沿着山货摊“赶街”。到达五街乡政府，听了情况汇报后，得知五街地处高寒山区，海拔2400多米，1.9万人的乡镇，彝族占92%，是云南省“生态乡镇”。年产野生菌1450吨，产值8000多万元。年产松茸160多吨，产值37万多元，是国家级“松茸之乡”。山有多高，地有多高，虽然种不出水稻，却盛产萝卜、洋芋、野生菌、白芸豆、核桃。“春天挖洋芋，夏天采菌子，秋天收核桃，冬天拔萝卜。”这是当地人对物产的自画像，也是刻在我印象里的“五街轮廓”。近几年，当地农民脱贫致富靠的，靠的是这“四大金刚”，时下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还是离不开这“四梁八柱”。

这个季节来五街，已经错过了野生菌盛产的最好时节。我们还是执意上山，即使采不到野生菌，也要去看看松茸生长的金窝银窝。

驱车10多公里，到达“百菌园”，在“山大王”罗老表的引领下，我们跟着他进山。罗老表何人？是“百菌园”的承包人。“百菌园”不是园，是无数座山头连成一片的2000多亩山林，罗老表承包每年6至10月的野生菌采摘经营管理权，其余7个月时间，山归原主，各自管理，承包经营所得由合作社按山林面积分给各家各户。通过罗老表组织人把采摘到的野生菌，分类统一对外销售，辐射带动农户350户1300多人，年野生菌产量15吨，产值140多万元，仅野生菌一项，农民人均就有近1000元收入。

为什么要这样做？乡政府的干部说，过去由于各家各户自行采摘，野生菌得不到保育，遇菌就采，过分杀鸡取卵。尤其是比较珍贵的松茸，采摘是关键，采早了，个头小，产量低，采晚了，菇开屏，不值钱，就需要适时保育，适时管理，及时采摘，才能保护与发展并重，年年细水长流有收入。

罗老表把我们带到最后一朵保育的松茸旁，大家眼见为实，轮流拍照，十分高兴。有人不甘心，早已像松鼠一样钻进树林找松茸，真是千人千份，万人万份，我们一行10多人中，果然有两个同事，都分别在附近找到了一朵松茸，可惜已经开屏，不是上好的松茸了。顷刻间，找松茸、采松茸，又掀起一次小高潮，大家一窝蜂围观，“叽叽喳喳”拍照、拍视频。

我们一行听罗老表介绍，不仅得知松茸的市场行情，还了解到很多松茸生长的常识。松茸是野生菌类中的珍品，对生长环境极其挑剔，只能生长在没有任何污染和人为干预的树林中，孢子必须与松树的根系形成共生关系，而且共生树种的树龄必须在50年以上，才能形成菌丝和菌塘，生长的地方必须有松树，松树的周围都是阔叶灌木林，松茸就躲在松毛和腐叶下面，到了雨季，年年来采年年有。据罗老表说，保育松茸，不仅要保护好山林，还要保护好菌窝。如果牛羊进山，大小便拉在菌窝上，慢慢地就不会出松茸了。进山采摘松茸的人也是如此，不能践踏菌窝，必须绕着走，如果菌窝被反复踩踏，松茸也就灭绝了。采松茸也有讲究，不能用锄头挖，只能用手轻轻扒，这样才能确保菌窝不遭到破坏。我想，凡是生命，万物皆有灵性，更何况珍稀松茸，“土专家”罗老表的话言之有理。

和罗老表分手时，大家都纷纷加了他的微信，留了电话，明年要亲自来找罗老表采松茸、买松茸，一个个都成了罗老表的松茸粉丝。

告别罗老表，我们又前往咪黑们（彝语地名）参观萝卜产业。

汽车前行，远远近近的山坡，像一把把大扇子，白生生的洋房村庄，绿茵茵的土地，房前屋后，坡地间，一挂挂加工晾晒的萝卜条，仿佛是一道道洁白的栅栏，更像是悬挂在天边，悬挂在白云端的一帘又一帘乡村振兴小康。一路走，一路看，到处都是一道道美丽的乡村屏风。

一片山坡地上，不少农家正在拔萝卜，我们选择路边最近的地方停车，走进地里，正遇周老表夫妻俩挖萝卜、洗萝卜、擦萝卜、挂萝卜条，我们说明来意，一个个雄心勃勃拔萝卜，要么拔不起来，要么拔断了，还有一截在土里。萝卜密密麻麻，下半身站在土里，上半身裸在外面。原来，这里的萝卜不是随便可以拔起来的，而是必须挖，挖的锄头也是“H”型的，先用镰刀割去缨叶，就像一片片砍伐后的树桩，然后瞄准，一锄挖一个，膝盖高的萝卜，像白兔娃娃，十分可爱。洗萝卜也是一个大塑料桶，盛上水，丢进萝卜，手握一台小小的汽油机，带动一把圆溜溜的大毛刷旋转，水浪翻滚，萝卜翻滚，转眼工夫，白生生的萝卜，经过一台“山寨版”的钢丝擦萝卜机，反复插几下，又粗又圆的一个大萝卜，瞬间就变成了一根根藕断丝连的一匹萝卜条，“人”字型穿挂在架子上。白云帮忙，阳光帮忙，山风帮忙，晾干，就是远销他乡的萝卜条，用来煮、炒或是做成菜，都是好的原料。

我问周老表：“老表，你家种了多少萝卜？”
“10多亩。”
“每亩产多少萝卜？”
“10吨左右。”
“每公斤萝卜条卖多少钱？”
“去年价格好，12块。”

我掰着手指和他一起算账，一年光靠种萝卜，收入就10万元以上。我又问他：“除了种萝卜，去年你家收入都有哪些？”

“收野生菌，卖白芸豆，杂七杂八

加起来，去年收入20多万元。”

我又问：“你家盖了新房，买了汽车吗？”

周老表笑笑：“有了”。然后，指着地头的方向：“那就是我今天开来干活的车子。”

临走时，同事看着周老表家新鲜的萝卜，又动心了，还想买。周老表笑着摇摇头，“只送不卖”。我顺手拿过一截萝卜，咬一口，嫩生生，又脆又甜，满嘴是水，感觉自己吃的不是萝卜，而是雪梨。

五街萝卜，卖的就是高山气候，2400多米以上的海拔，常年多雨，有雾，有霜，有雪，萝卜种植面积达3.5万亩。萝卜的种子也是一年一换，富农白春、春白玉、亚美白春、绿田白春……多好听的名字，像是对哀牢山彝家表妹的称呼。这些漂洋过海的萝卜种子，从日本、韩国飞越千山万水，落户五街山地。像些迁徙的候鸟，一年年栖居，一波波飞来又飞去。更像五街人的亲戚，年年来访，走了一茬，又来一茬。山上萝卜山下卖，市场全部在山外，都在遥远的大都市。当地农家的收入，靠的是土蛋子（洋芋）、白兔子（萝卜）、菌子、果子（核桃）、豆子（白芸豆）换票子，“五子登科”过日子。

最后一站是参观“罗鲁（彝语：虎、龙的意思）村”。依我看，“罗鲁村”不是村，而是一个山村袖珍博物馆，上一院房子，下一院房子，全是土木结构，看上去已有百岁老人的年纪，房间里分门别类，陈列着2000多件古老的物件。姑娘房、烤酒房、纺织房、大火塘，羊皮褂、水烟筒、草烟锅，刺绣花衣服、花鞋子、三弦琴、石磨、榨臼、木犁、木耙，篾箩、筲箕……身临其境，那些满脸沧桑的物件，对于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来说，总有一种亲切感、怀旧感。让我想起了曾经临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想起了九泉之下爷爷奶奶、父母躬耕劳作的模样，想起了尘埃岁月里故乡生产生活的底色。

“罗鲁村文博园”是土生土长的彝家老表阿发自己投资300多万元“复制翻版”修建的。他既是这里的主人，也是这里的导游，带着我们游览时，滔滔不绝向我们讲述着“罗鲁村”的农耕文明和彝风异俗，展示着当地彝族的火草麻线纺织文化、彝族毕摩文化、彝家刺绣文化、谈情说爱的姑娘房文化、彝族歌舞文化、彝族酒文化、彝家火塘文化、农耕文化。不难看出，阿发是这方水土文化传承的坚守者、执着者、痴情者。

在“罗鲁村”，阿发把我们当贵客款待，土鸡、腊肉、萝卜、洋芋，下酒，左一杯，右一杯，一会儿说彝话，一会儿讲汉语，劝我们多喝酒，多吃菜。火辣辣的酒，火辣辣的情，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受到了彝风、彝俗、彝文化的温度。

我和阿发，好像遇到了知己，酒多话多。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很自信地说：“我要把罗鲁村打造成乡村旅游的一个亮点。”

我由衷敬佩，连连夸奖，连连点头。

一天马不停蹄，让我看到了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缩影。不知不觉已是晚上9点多钟，远处的一个个村庄已经被夜色接进了天上人间的怀抱。

梅的风骨

吴硕累

今年暖冬，竟然忘记梅花已经开了。在朋友圈里看到友人拍的昆明黑龙潭的梅，才知道梅花早已开放，我仿佛又嗅到了梅的芬芳。

我小时候没见过真的梅花，最早见到的梅花是在有一年父亲买回来的年画上，那是一幅傲立雪中的红梅图。那时候，大家都很穷，村里人文化又落后，很少有人舍得过年时买几幅这样的画回去贴。还记得是我姐姐把它的贴在堂屋里最醒目的墙壁上。这美丽的梅花图给家里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有时在书里读到一些赞美梅花的诗词，在課堂上听老师讲梅花的美和坚强，我真想见一见真的梅花。

第一次见到鲜活的梅花是1990年的冬天。那时，我在济南学习，在山东师大的校园里我见到了梅花。它在寒风里开得特别旺盛，尤其是红梅特别引人注目。

有一天夜里，下了很大的雪，万物都盖上了厚厚的积雪。第二天清晨，我踏着厚厚的积雪欣喜地赏梅。只见它在冰雪中傲然绽放，而且比平时更加娇美，尤其是红梅，红红的花瓣，黄生生的花蕊，在晶莹剔透的冰雪映衬下显得更加可爱。那幽香时断时续，时浓时淡，在不经意间飘了过来，沁入心脾，浑身舒畅。我除了惊叹它的美，更惊叹它的坚强和高洁，我真正领悟到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含义。

在后来的日子里，它成了我的好朋友，一个不会说话的好朋友。无论是工作条件的艰苦，还是生活的磨难，我都能勇敢地面对，顽强地生活，因为这是梅的姿态——笑迎冰雪，坦然面对。

与梅花有了一面之缘后，每年冬天还未到来，我就盼着早点看到它怒放的样子。记得我刚工作的那些年，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上班，交通十分不便。但只要听说昆明黑龙潭的梅花开了，无论转几次车，我总是乐此不疲地去赏梅。在黑龙潭公园，梅花有盆景，也有自然生长的，无论哪一种梅花，都开得很美。白的莹白如冰雪，红的艳丽，但不媚俗，黄的贵气，但不孤傲，绿的如翡翠，但不脆弱。我尤喜绿梅和白梅。白梅高雅，冰清玉洁。绿梅绿中透着淡淡的白，绿得通透，无一点瑕疵。

梅花的美不仅是它的香，它的色彩和花形，还有那枝干也叫人叹服。自然生长的梅花枝干发达，它的主干很有个性，总是挺拔向上。梅花，无论是枝干还是花朵，都给人一种坚强不屈的力量。它的幽香，也是那么超然脱俗。所以，在梅、兰、竹、菊“花中四君子”里，它排行第一。难怪自古文人墨客为它吟诗作赋。王安石诗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卢梅坡咏叹：“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梅花，它不仅高洁幽香，坚强不屈，还有谦虚不俗的品质。数九寒天，万花凋谢，它却在冰天雪地里默默绽放，从不邀功争宠，而是给予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严冬过去，它又是最早的报春使者。可是，当姹紫嫣红，百花争艳时，它却默默隐去。正如毛泽东在《卜算子·咏梅》中颂扬的那样：“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梅，以寒冬为舞台，以冰雪为朋友，谱出精彩壮丽的人生。

艾草

陈洪金

祖先说:有艾草的地方就有清洁平安

在故乡,遍地艾草的季节

房前屋后,檐下井边

岸上田间,林中草畔

艾草扎成泥土里

吸足了故乡的丰饶与祈愿

在微风里摇曳出安康

从某个夏夜开始

艾草从端午节里探出头来

浸泡成浓汤,燃烧成烟雾

故乡便成为最古典的画像

多少人在场景里进进出出

祖先和孩子们得以团聚

一个又一个古老的家族被祝福

艾草的香气弥漫

长辈们面容慈祥,目送少年

走出乡关,在异国或者他乡

用脚印书写命运,每走出一歩

都散发出艾草的香气

易武弯弓薄荷塘的氤氲茶香

周佳

就定居在这里了。妹珍的爸爸名叫李华忠，是一位酒量大又豪爽的茶农。妹珍是位90后，娇小俏丽，她弟弟长得高大勇敢，看起来很腼腆，他笑起来一对酒窝真好看。她爱是一位哈尼族小伙子名叫普荣润，阳刚英俊，从新疆军区退伍不到两年，两人情投意合，在一起做茶，为人实诚，热情好客，加上自家拥有一片弯弓古茶园得天独厚的优势，两口子 and 资深茶人玉香一起开办的易武沁香阁茶业加工初制所办得有声有色。

午后，我穿上瑶族服装，一件黑色镶银饰扣边的马甲，和众人一起从滥田寨子到茶区。弯弓和薄荷塘隔山相望，是深藏在同一片原始林区里的古茶遗珍，产量稀少，属曼撒山脉最优秀茶园之一，也是明清两朝贡茶的主要毛料来源，现属国家一级森林保护区。往来两山之间只有一个岔路口，往左通薄荷塘，右通弯弓。这里森林茂盛，地势奇险，原生态环境极好，有如人间仙境。上茶区只有一条狭窄的摩托小道，有些路段是几乎60度的长长曲折的陡坡，有些路段简直如贴在悬崖峭壁上的一段麻线，你需要有不怕艰险的勇气才能抵达密林深处的核心茶区。山高路远、坡陡路险，如遇下雨，泥泞路滑，根本无法上山。听小普说，有一回他带着外地客户骑车上山，因路滑两人都摔伤了，那朋友路上还说很刺激的。这段时间天好路实，我坐在小普的摩托车后背上，随车在山林小道上穿行，耳边虎啸生风，一路上尘土飞扬。我们丝毫没有任何畏惧，路上也没有掉链子。

小普娶了个茶山的好媳妇，到采茶时期，他几乎天天都要载着采茶工上山，快乐地采茶、制茶，一天天地享受着，期待着，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惊喜和劳累，只为给世间送上一泡好的茶。

我对你说,你这是累并快乐着啊！

薄荷塘是这一带山头的名称。等我们骑车个把小时才到达山顶，接者还要在原始林区里继续地徒步下坡，来回约4公里。我们翻越了一大片原始雨林才到达神秘的薄荷塘核心茶区。当快接近茶区的时候，见有一股清澈甘甜的泉水，不知从山上哪里流经下来，形成一条小溪，溪边覆盖着一片开着白色小花的小叶植物。妹珍说，前面就是古茶林了，顺着小溪流下山崖之底，确实积蓄着一座小水塘，塘边生长着薄荷。果不其然，前面一大片茶林映入眼帘，我们终于在原始雨林深处，见到了传说中那神秘又珍贵的薄荷塘古树茶林。碗口粗的茶树上挂着古片的绿叶，新芽还没有冒头，据说古树茶冒春芽要晚一些，一般要等到清明之后才能采摘。古茶树吸天地之灵气，集大山之精华，才有了这饱含微量元素的茶中奇珍。难怪薄荷塘这么稀少而珍贵，其核心区的高杆，一类古茶树屈指可数，二类古树数量也不多，物以稀为贵，我就不懂市面上哪来那么多“薄荷塘”，我们历经艰险才见到了薄荷塘核心古茶园，能在薄荷塘古树茶下歇歇凉，不亦乐乎？

如果说薄荷塘是“王者气”，弯弓则是“后者韵”。弯弓茶核心茶区主要是由丁家寨（上寨和下寨）、烂田寨（上寨和下寨）两个寨子采摘的茶，他们采茶的分界线是一条美丽的弯弓河。

下午我们从两个山头的岔路口赶到了妹珍家的弯弓古茶产区。这里的地貌地形和隔壁的薄荷塘山头差不多。弯弓古树生长在1800米以上的海拔，平均降水量1800—2100毫米。高山云雾雨水充沛，深山野岭，杳无人迹。这里的原始森林也最大程度保证了弯弓古树原生态优异品质。妹珍家的古

茶园就在弯弓大庙周围。那里茶树的根部都很粗壮，没有几百年历史是长不成这样的，而最大的那几棵古茶树是沁香阁茶业特级弯弓原料来源。这里土壤上覆盖着厚厚的腐殖土，土质肥沃，但杂草并不多见。我看到有一群黑蚂蚁在一棵茶树上爬行，就好奇地问小普：“这蚂蚁也爱茶？”“可能是茶叶太甜了，一整片茶园茶树上都有蚂蚁，但它们不会伤害树。”小普笑着说。我观察到茶林旁边有几棵高大的树木已经被害虫侵袭，日渐枯萎，摇摇欲坠，但害虫似乎不敢侵犯古茶林，也许古茶林有神奇精灵保护着吧！

这片核心茶区的地理标志当属古弯弓大庙遗址了。据茶书上说，早在易武崛起之前的老曼撒茶山时代，弯弓就是首屈一指的兴旺寨子，也是古六大茶山的中心。漫撒在历史上是易武茶区兴得最早也衰得最早的地方，清咸丰年以前，漫撒村寨密集，人口过万，隔一个山头相距五公里左右的弯弓大寨和漫撒老街曾是易武茶山最兴旺的两个寨子。据曼腊张发鸾回国传生前记载：“弯弓过去有400多户人家，是漫撒最大的寨子。”弯弓分为汉族寨、回族寨；回族寨盖有清真寺，汉族寨盖有关帝庙。弯弓寨的关帝庙是六大茶山最大的庙宇，占地面积几千平方米以上，全用柏木建成，雕梁画栋、飞檐点金，当时是六大茶山最精美的建筑。在小普的指引下，我见到了弯弓大庙遗址，几块残垣断壁，一截古砖墙被一棵大树的根死死地盘着抱着，好像生怕这些古砖头被人偷走，历史被人遗忘。有几块厚重的圆形石墩散落在树丛中，估计是顶梁柱的底座。妹珍指着一块字迹斑驳的古墓碑让我看，上面刻着“嘉庆辛未年十月”。

据史志考证，弯弓的繁荣还要早